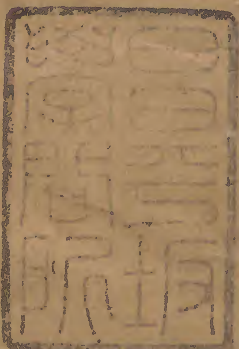


皇王大紀

六十一之七

唐敬王



漢書門	八十七	一	一	一
類	號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十七	一	一
架	冊	號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71
冊數	12 (10)	
函號	284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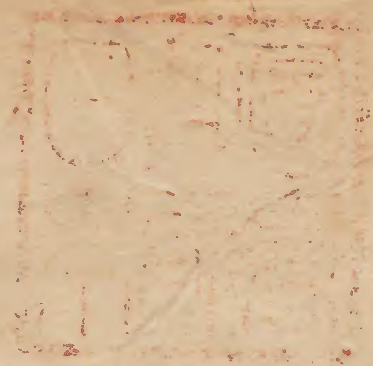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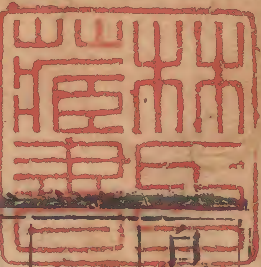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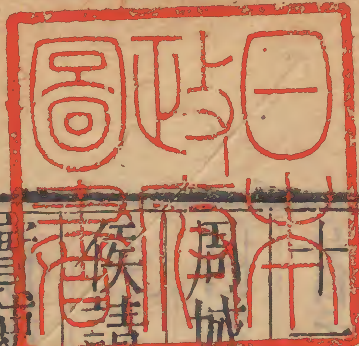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一

三王紀

敬王

年魯侯宋之元年晉人以宋仲幾歸于京師成
 城畢歸諸侯之戍魯叔孫不敢逆其君之喪于乾
 侯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不敢使告之曰公衍公爲
 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以君弟宋主社稷則群臣之
 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
 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淺草文庫



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山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逝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及夏六月癸亥喪至公子宋立季孫意如塋其君於墓道之南又將溝絕之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乃止曾子問於孔子曰祭之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昭公練祭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而弗舉亦非禮也魯大雩魯季孫意如以昭公出故禱于煬公至是立其宮

論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以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禘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者神怒或降之罰而已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宮也聖人筆之於經使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於遂亂而惑人之聽矣

八月魯隕喪殺菽孔仲尼在齊喜晏嬰曰善與人交

久而敬之齊侯請置粟丘之邑於孔子以爲養孔子
辭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五言於齊君君未之有
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齊侯曰若季氏則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
行反於魯命門弟子網羅天下得帝王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剪裁繁詞撮其機要斷自唐虞至於秦穆凡
百篇是爲書帝王隨時理物之軌範盡在是矣及呂
政竊秦國殘帝王之道焚毀經籍仲尼八世孫鮒鮒
第之子襄藏經籍於屋壁漢文求能治書者得濟南
伏生勝所傳授裁二十餘篇景帝子魯王餘得科斗

文字於孔子屋壁乃書及論語孝經也悉以還孔氏
孝武時孔襄曾孫孔安國以伏生之書參考文義定
其可知者爲五十八篇科斗書廢已久且錯亂磨滅
故餘篇弗復可知孝武以安國爲博士詔之作傳遂
傳至于今世人讀是書者以爲經與史異道與事反
故愚各繫其時庶人知經本史而作事本道而成不
入於清淨空寂之偏以承夫子之志云於是又得古
詩三千篇其不近於禮義者刪之得存者二百十有
一篇分爲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鄆曹
豳是爲十五國風次之以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

人之性情盡在是矣雖經焚毀亡者六篇而已愚今各以繫其時使讀者易以攷人情去就而知天命興亡之故也孔子謂門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謂子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謂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書既成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之爲書也伏羲始畫卦夏后氏曰連山商人曰歸藏至周文王始繫爻下之詞孔子讀易

帝編三絕然後克贊伏羲文王周公之義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十篇謂之十翼上彖三三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三三三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論曰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無非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劉歆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裂天地為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為經與易書詩春秋比乎

三三三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三三三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養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三三三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涉利大川往有功也三三三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長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三三三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三三三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

皇極經世一 卷六十一 五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一 五
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三三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
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三三彖曰履柔履剛也說
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
不疚光明也三三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
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三三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
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三三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三三彖
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三三彖曰謙亨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三三彖曰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
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一 五
六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三三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三三彖曰蠱剛上而柔
下巽而上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三三彖曰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三三彖曰大觀在上順而
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
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矣三三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

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
用獄也三三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
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三彖曰剝
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三三彖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
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三三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
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一
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三三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三三彖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三三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三三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三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下易 三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三三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

所怛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三三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三三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三三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三三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三三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三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順也睽之時用大矣哉三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三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

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三三三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用之
二益可用亨二益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三三三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三三三彖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夬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三三三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

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三三三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三三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三三三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三三三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

皇王六經卷六十一
是以凶也三三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三三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三三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三三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三三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三三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三三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三三彖曰旅小亨柔得乎中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三三三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三三三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三三三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三三三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三三三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利涉大山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三三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馬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三三三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三三三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上象三三三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

皇王六經卷六十一
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
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三三象曰地勢坤君
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含
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
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
六永貞以大終也三三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
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卽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
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

何可長也三三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
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
用禦寇上下順也三三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
食宴樂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
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
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
大失也三三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不水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
卽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
不足敬也三三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三三象曰地上有水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
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
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誠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三三象曰風行
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
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
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三三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
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
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三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三三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三三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三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三三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三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吁豫
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
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三三象
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大夫志
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
吉位正中也拘繫之上窮也三三象曰山下有風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
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
父用裕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三三象曰澤

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吉
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
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三三象曰風行地上觀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觀女
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
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三三象曰雷電
噬嗑先王以明罰飭法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臯
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
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三三象曰山下有火賁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一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
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
得志也三三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
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
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
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三三象曰雷
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
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
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三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
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
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三三象曰天在
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厲利
已不犯災也輿說輟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下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
行也三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夫類也十年勿
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君貞之吉順以從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一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二

三王紀

周敬王

下象三三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
 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
 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三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
 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

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三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灾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三三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决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三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三三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失于地失則也三三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三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

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
疑亡也三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往
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
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
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三三象曰雷雨
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
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
解悖也三三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三三遊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
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三三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
外來也三三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
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
夫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
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三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
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
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白天志不舍命
也姤其角上窮吝也三三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
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
未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三三象曰地中生木升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
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享于岐山順事
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宜升在上消不富也三三象

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
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三三象曰木
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測也求王
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
在上大成也三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
時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

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
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三三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
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何如也鼎黃
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三三象曰洊震
雷君子以恐懼修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
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
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
索中未得也三三象曰無咎鄰戒也三三象曰兼山艮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極其隨未
聽退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
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三三象曰山上有木
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
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
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
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三三象
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以娣以恒
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
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

皇王九經卷六十一
五
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三三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三三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

于易終莫之聞也三三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于凶也三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三三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三三象曰澤上

皇三才系 卷六十一 六
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門庭凶矢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
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凶其道窮也
三三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
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
天何可長也三三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
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
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

弗過遇之已亢也三三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
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
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三三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
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
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一 七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无悶不見知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
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
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
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
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
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
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
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

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
天德九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
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
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
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
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
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
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唯聖人乎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
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皇三才系 卷六十一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
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
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
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上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
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故剛柔相摩
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
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以吉凶者得失之象也

皇王九經卷六十一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
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
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
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
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
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
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
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
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
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

謂乾効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

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籍

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牝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
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
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
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
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成天下之象非天下之
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
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子
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
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

皇王九經卷六十二
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
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
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
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
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
著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
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
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
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
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
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下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
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
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
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
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楛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三

三王紀

周敬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皇王九經卷六十三
三百三十三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
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
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
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
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
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
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
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
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
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
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
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
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信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
復无祗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
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
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
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陰坤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
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
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祐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慾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睽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物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皇王系 卷六十三
四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
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
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
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
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
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
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說卦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
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
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南方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鷄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

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
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
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
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
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
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
爲玄黃爲萋爲大塗爲長子爲夬躁爲蒼筤竹爲萑
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
也爲反生其究爲犍爲蕃鮮巽爲風爲木爲長女爲
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木果爲臭其於
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
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
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
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
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
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
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
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閭寺爲指爲
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
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

爲妾爲羊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則窮上及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

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义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义也物不可以义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則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王者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

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
 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
 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
 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
 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
 不可以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雜卦乾剛坤柔比
 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
 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
 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
 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
 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
 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
 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
 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
 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
 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
 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
 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夬也剛夬柔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憂也

論曰愚讀包犧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孔

子十翼然後知聖人憂患後世之至也後生
 晚學守一卷成書豈復知經百千歲四聖人
 竭心思之勤故愚復其舊將以啓之也先聖
 後聖發明文義如太和之體萬物春生秋殺
 雷動風行千變萬化務曉人以生生之道初
 非緣已成事由聞見知識而爲之者故愚讀
 之警動焉嗚呼聖人亦人耳所以臻此必有
 道矣夫詩書春秋後人猶多引以正心斷事
 至于易則希矣吁士大夫負先聖可勝道哉

經曰元年春正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
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

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
 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
 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
 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无君定公無正主人習
 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按
 氏諸侯會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爲
 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
 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
 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
 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
 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
 試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
 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
 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
 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進速退爲意如
 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
 乙丑宰臣太保卽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

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殞霜殺菽穀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十二年魯雉門兩觀災桐叛楚吳使舒鳩氏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

師以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遂軍楚師

于豫章敗之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魯雉門兩觀成

經曰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

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

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而獨書者南非壹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十三年魯侯如晉至河而復邾子薨子益嗣邾葬其

君鮮虞人敗晉師魯仲孫及邾子盟蔡侯朝楚獻一

裘一珮於王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不與三年止之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焉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
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
之竊馬而獻之令尹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
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人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獻佩令尹命有司曰蔡侯之義也官不共也
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請伐楚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

河乃復二年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四年陳侯薨子柳嗣劉子晉侯合諸侯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范鞅曰國家方危諸
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
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
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
敬子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衛
侯曰善佗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
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臣無事焉衛侯曰行也將盟于臯鼬佗私於萇弘
曰聞諸道路蔡將先衛信乎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
康叔以大路少皞緒棧旃旌大呂殷氏七族司空
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
以商政彊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頊之鼓闕鞏姑
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
夏政彊以戎索三者皆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
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乃長衛侯沈人不會蔡公孫姓滅
沈諸侯盟杞伯薨于會子乞嗣謚曰悼公悼公弟弒
乞謚曰隱公而自立陳葬其君曹聲公弟弒其君通

諸侯還于臯鼬劉子卷薨杞莖其君蔡侯朝于吳因
太宰嚭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故吳王蔡侯唐
侯伐楚合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沈尹
戌謂薨瓦曰子泓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
其舟還塞大隊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必大敗之遂行史皇謂瓦曰若司馬之策是獨克
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
瓦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瓦陳于柏舉吳王之弟夫
槩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進瓦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瓦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司馬還力戰而死
楚王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吳師入郢以班處
宮夫槩王與王子山爭鄭公辛聞之曰不讓則不和
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其自有亂也乎焉能定楚楚
王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政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鄭公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使天命將誰讐遠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命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乃與弟巢以王奔隨楚將涉於成曰藍尹亶載其帑不與王舟王至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胤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伍員鞭平王之墓三百申包胥使人謂之曰何無天道之極也乃走乞師于秦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啻以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吳王使召陳侯逢滑曰國之興也

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
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
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
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
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辭吳經曰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按左氏傳書伐

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
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
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
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矣有
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
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
于召陵晉
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于嘉
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
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
三年而後反非亦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
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
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
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五月公友諸
侯盟于臯鼫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
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
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
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

皇三六記 卷六十三 立

之陋臯鼫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

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遷卒葬杞悼

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鄧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

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

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蔡之義以達天子之

命與帥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

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

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

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

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

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于胥宰

誦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

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德大道宏樂與人為

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對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

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

矣庚辰吳入郢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

之室秋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

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

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

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

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三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四

三王紀

周敬王

十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魯以粟濟蔡人越人乘虛
 入吳申包胥以秦師五百乘大敗夫槩王于沂公子
 申收散亡敗吳師于軍祥夫槩王曰秦軍遠闖楚眾
 日集而越入吳都大王留楚不去此危道也吳王不
 聽夫槩王亡歸擊走之遂自立也吳王乃還師討夫
 槩王夫槩王奔走魯季孫意如卒是為平子子斯代
 為政將以君之璆璠斂贈以珠玉孔子曰是猶暴尸

於平原也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將安用
之季氏乃止季氏之臣公山不狃仲梁懷有隙不狃
謂陽虎逐懷虎恐斯不從囚之而逐懷盟斯於稷門
之內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烝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謂孔子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楚王復國將殺藍尹亶
曰臣之敢見觀君德也庶億懼而監前惡平公子申

曰囊瓦惟思舊怨以敗君何効焉王使復其所曰以
無忘前敗賞鬪辛鬪懷申包胥公子申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
也君旣定矣又何求吾嘗尤鬪成然其又爲諸遂逃
賞叔孫不敢卒楚人滅唐王子朝之黨儋翩結鄭人
以作亂鄭人爲之伐我胥靡是歲有如日隕于地經
曰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
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惡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婁之罪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

室強矣今苟於利而亡其讐二綱滅公室益侵陪臣
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
圍鮮虞

十六年魯侯伐鄭取匡爲我討其伐胥靡晉命也往
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衛侯怒將伐之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而效之
非禮也昭公之難公將以文之舒弔成之昭非定之
鞏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
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不可乃
止公孫發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
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
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魯季孫斯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仲孫何忌如
晉報夫人之幣晉人無享之何忌立於房外謂范鞅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
馬者有如先君鞅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吳世子
終纍敗楚舟師獲二帥七夫人楚國大惕懼亡司馬
公子結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于西喜曰乃今可

為矣於是遷郢於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子期欲以妾為妻訪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君子之行進退周旋唯道是從昔子夕嗜芟死而屬曰必以芟祭子木違之君子曰違而道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荐芟以干之其可乎結乃止樂祁言於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退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它日公謂祁曰惟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鞅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陳楯六十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魯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祖于五父之衢城中城經曰六年春王正月癸卯鄭游速帥師滅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陳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

廢為家人晉一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朝一夕之故哉

四百五

十七年甲寅齊人歸魯鄆陽虎居之以為政徵會于
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晉而私於
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魯大雩齊
師伐魯陽虎御季孫公斂處父御仲孫虎將宵軍齊
師齊人墮伏而討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
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
敗魯大雩經曰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
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
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十八年魯侯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陽州人出敗
之晉趙鞅將歸樂祁范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
宋必叛祁歸卒于太行范鞅曰止其尸以求成魯侯
侵齊曹伯薨子陽嗣齊國夏高張帥師伐魯晉范鞅
趙鞅荀寅收魯魯侯會之于瓦晉師將盟衛侯于鄆
澤趙鞅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
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將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進曰盟
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乃歸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陳侯薨子其嗣晉士鞅

侵鄭圍蟲牢遂侵衛曹堊其君陳堊其君魯人侵衛
魯季孫斯之弟寤族子公鉏極及公山不狝皆不得
志於季氏叔孫氏之庶子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寤更季氏
以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禘
公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孟氏宰公斂
處父告何忌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於是陽虎前驅林楚御
季孫將如蒲圃斯作謂楚曰以我適孟氏楚怒馬及
衢而騁孟氏開入之虎劫公與叔孫伐孟氏公斂處

父帥成人戰于棘下虎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
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入于謹陽關以
叛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
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棗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眾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堊曹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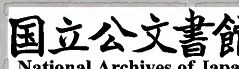
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蜀人馬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

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祔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十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樂溷言於公曰大心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鄭伯薨子勝嗣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人伐陽關虎奔齊請師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虎願東乃囚諸西鄙逝於宋遂奔晉適趙氏孔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鄭葬其君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



會齊侯于五氏卜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之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焉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乃從齊師敗之齊侯致糒媚杏于衛臨朝而嘆曰先君桓公以車八百乘而伯今我以長轂千乘敗於諸侯安得管仲之臣也哉弦章進曰昔有桓公故有管仲齊侯有慙色秦太子早死謚為夷公秦伯薨夷公子嗣魯以仲尼為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

為墳不封不樹四方之人多取則焉魯侯問君使臣

臣事君如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經曰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周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玉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倍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

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二十年魯及齊平齊侯魯侯會于夾谷以孔仲尼攝

皇王九經卷六十四
相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仲尼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勒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魯侯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晉趙鞅圍衛執涉佗成何以求成焉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齊

侯歸自夾谷責群臣曰孔丘以禮義相其君而二三子專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寡人病焉晏嬰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既知過則謝之以質耳齊侯曰善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季孫大說以孔子爲司空孔子溝昭公之墓合諸先公之域謂季孫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季孫曰善初魯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固諫不敢立之而卒州仇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叔孫仲孫圍郈弗克及齊師欲圍之弗克宋公逐樂大心魯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圍犯赤將射之犯止之曰謀免我請行許之犯奔齊齊人致郈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日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

奔陳魯叔孫如齊齊侯享之曰邱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州仇對曰寡人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宋公子地之出奔也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與仲佗石彊出奔陳魯以孔子爲司寇七日收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門人端木賜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柰何誅之孔子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變亂名實足以惑衆人之姦雄尹諸潘正付乙史何之流也焉得無誅於是有父子說者孔子

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訓而釋之季孫不說門人冉有以告孔子曰風俗陵遲久矣未嘗教焉而聽其獄是誅無辜也飭法度明禁令於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奢侈踰法越竟而徙風化浸行齊晏嬰卒孔子門人有若論曰晏子一狐喪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參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經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齊

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

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禮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

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

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

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

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

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

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

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

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邠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邠

邠孫氏邑也侯犯以邠叛不書于策書圍邠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邠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

伐白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

三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

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

星

三

六

巳

六

一

四

三

星

星

星

星

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

奔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

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泄之母弟辰曰子為君

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

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辰以

公以雙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

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

詞又見仲佗石彊見齊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

也者

二十一年宋公子辰公子地暨仲佗石彊入于蕭樂

大心自曹從之大為宋患魯及鄭平經曰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夏四月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出奔陳則稱暨入

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

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

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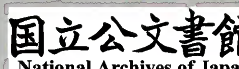
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

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

矣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

二十二年春薛伯薨子比嗣薛葬其君魯公山不狝

專費不受命召孔子欲往季路不說曰何必公山氏



乃以季路爲季氏宰帥師從叔孫州仇墮郈季氏祭嘗逮闇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不敬大矣於是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禮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又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魯侯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奔吳季孫仲孫墮費叔孫州仇語大夫於朝日子貢賢於仲尼子服何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州仇以毀孔子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亢謂子貢日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曰凡人之情利害不相及則不相譽不相
毀也彼叔孫之所以貶聖人譽子貢者孔子
方用事惡其有不便於已而子貢孔氏之門
人也一貶一譽人固不疑於以嘗試大夫之
向背其姦慝如此而衆莫以爲非也故遂毀
聖人而擠之陳亢若非真不知聖人則黨於
州仇者也觀子貢以自絕責州仇而以爲邦
語陳亢則知州仇之毀譽正孔子用事利害
相及之時而小人去君子之情狀可見矣人
君臨蒞群臣與夫執國命進忠賢察姦罔之

君子其可忽諸

魯大雩齊侯魯侯會盟于黃魯將墮成公歛處父謂
仲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公歛
處父固守弗克而歸齊人懼魯得諸侯言於其君選
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與樂獻於魯季孫
微服往觀將受之孔子見季孫季孫不悅孔子又見
之宰予進曰昔者予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
動今屈節數矣未可以已乎孔子不對季孫卒受女
樂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子服何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曰王公不齊

論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嘗存乎疾疾陽虎在鄆不狃在費侯犯在郈此三家之疾疾也

季孫斯幾於死故發憤懣思禮義遵用孔子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謂此時也故能墮

費三家才損其死疾而叔孫遂毀聖人仲孫遂聽處父季孫遂受女樂惜哉三子者期於

苟安而不能遠謀拘於小利而不知大慮習經曰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莒莒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左氏仲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則仲尼命申向須樂頡下伐之二子奔齊

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

微陪臣擅命馮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

一年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正如少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四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五

三王紀

周敬王

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臠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

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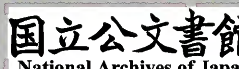
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季路薦高柴為費宰

而從孔子於衛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對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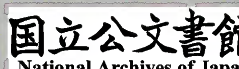
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
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為而過者無
可為而不及者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
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
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
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
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春秋經文不曰三家
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攷按經文明
定公十三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蛇淵圍絕與

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
真者尤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
故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
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魯大
蒐晉趙鞅謂邴邴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鞅怒遂殺午邴
鄆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邴邴午荀寅之甥也寅士吉
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



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二子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侯以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鑿惟伐君爲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之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於公宮初衛公叔發朝而請享其君退而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鱣曰何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發卒衛侯始惡於戍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薛弒其君比子夷嗣越王允常薨子勾踐嗣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孔子主衛大夫顔雝由至于郊衛侯郊迎館之上館故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不從曰有命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衛侯享孔子夫人南子使請曰四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有見也孔子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出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經曰十有三年齊侯次于垂葭夏築

蛇淵圍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

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

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

車士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

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

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耳故直書入于

晉陽以叛入者不順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

叛按左氏之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

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

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

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

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醜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

是王九系卷六十五

王朝奉

蒞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
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
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
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以
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効也
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
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
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
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于晉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
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

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
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
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
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
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
亂臣又元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
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
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

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
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
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
也夫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

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乎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袂曰孫復之於春秋動
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
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鞅此善議復
者

二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戌奔魯其黨趙陽出奔宋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師陳師滅頓衛公

叔戌之黨比宮結奔魯吳伐越越王禦之陳于檇李

患吳師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

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自剄也師屬之目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履薨於陘去檣李七里子夫差嗣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晉人圍朝歌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謀救朝歌齊侯又會宋于洮王使歸賑於魯衛夫人南子宋女也衛侯爲之召宋公子朝太子蒯聩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太子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遂奔齊宋公子辰自蕭奔魯魯侯蒐于比蒲邾子來會魯城莒父冬衛侯爲沼宛春諫曰君居深宮狐裘而熊席不知民之寒也乃命罷役左右曰德歸於春怨歸於君衛侯曰春魯之匹夫也寡人舉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孔子在衛喜蘧伯玉史鮑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侯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匡人嘗爲陽虎所暴孔子過匡匡人聚觀曰此陽虎也遂圍之從者不知所爲孔

子絃歌不輟莊周曰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子曰居吾語汝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既而歎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佳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問故佳人謝曰以為陽虎也遂圍之今非也請辭而去孔子遂如宋經曰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戌將夫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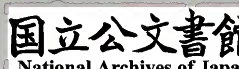
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官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

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

於檇李吳子光卒

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二行屬劍於頸吳師屬

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日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



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向來歸

賑衛世子蒯賸出奔宋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

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賸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二十五年邾子朝于魯魯之郊牛為鼯鼠所食而死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楚王

滅之魯郊魯侯薨子將嗣鄭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蕞蔭以救宋邾子奔魯侯之喪魯定

公妣氏卒魯葬其君滕侯會焉魯葬定夫人魯城漆

經曰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按左氏

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

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蕞蔭邾子來奔喪秋

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

卒

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

克葬辛巳葬定妣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魯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

而後重其奠也其冬城漆

二十六年魯侯將之元年楚圍蔡以報栢舉之役蔡

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復請遷于吳

既又悔之魯有鼯鼠食郊牛魯人伐邾越王以吳王

之將報越也興師伐之范蠡諫曰持盈者與天定傾

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不為人客人事不起

不可為之始爭者事之末也淫佚者上帝之禁也若

遂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不聽吳王禦之大

破越王于夫椒乘勝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棲於會

稽下令曰有能退吳者與共越國之政大夫種進曰

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秋則資絺旱則資車以待乏

也今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

何後之有喟然嘆曰吾其已乎文種進曰湯繫夏臺

文王囚羑里未必不為福乃卑辭乞成于吳吳王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滅夏少康以一旅之眾復禹舊績今吳不如

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

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

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
食已吳王疑未決越使文種賂太宰詔曰勾踐不敢
徹聲於天王使臣私於執事願以身隨君王也詔言
於王曰古者伐國服之而已今越已服其又何求王
許越平伍員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王歸說於國人曰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養生葬死問傷吊憂賀喜去民之所惡
補民之不足委管籥屬國家於大夫種與范蠡入官
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古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
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是時人習於亂務
相報復而無禮儀卜商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
之何孔子曰寢苫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
朝不反兵而鬪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
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居從父昆弟之仇如
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君之仇視
父師長之仇視昆弟吳侵陳脩先君之怨楚大夫皆
懼公子申曰二三子邇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鬪閭食
不貳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
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
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聞夫差次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如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
 成玩好是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孔子在宋有嘉樹焉
 時與弟子游息其下宋桓魋疾之乃伐其樹孔子去
 宋又將要殺之從者恐懼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主司城貞子遂微服而去與門人相失至
 鄭東門外告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
 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
 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其形未也狀似喪家之狗

然哉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按左氏日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吾師入郢昭

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

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春秋書之略者見蔡

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

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

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鼯鼠食郊牛改卜

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牛夏四月辛巳郊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

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常置

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

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

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

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十七年甲子魯師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士遂以郭東田及沂西田求成魯人許之衛侯遊於郊公子郚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衛侯薨夫人曰命公子郚為世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它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滕侯朝魯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世子纔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齊人輸粟於朝歌鄭罕達駟弘送之晉趙鞅禦之遇於鐵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討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園免王良御衛世子為右鄭人擊鞅中肩斃於車中大子攻之以戈鄭師北獲齊粟千車衛葬

其君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孔
子在陳將之荆陳蔡大夫謀曰孔丘之徒所言皆中
諸侯之病諸侯莫能用將適楚楚若用之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於是孔子絕糧季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居下而無憂者
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志不廣夫芝蘭生於深林不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積德懷道不爲困窮而改節夫
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凡七日藜藿不糝孔子絃歌不衰從者病莫能興臣

於陳侯陳司敗問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
退揖巫馬期而進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
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軻氏
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經曰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鄆東田及沂西矣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
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
馬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
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
在邾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旣取其田
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

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瞶于戚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

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人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居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志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

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秋八月甲戌晉趙

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

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及復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於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十八年齊侯衛師圍戚求援于中山魯地震魯司
鐸火火踰公宮桓宮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
說至命周人出御侯于宮子服何至命宰人出禮書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公父歆至
命校人駕乘車季孫斯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
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魯師城啓陽魯季孫斯卒是爲桓子子肥代爲政衛
侯適在請吊魯侯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吊肥立于
門右北面魯侯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吊魯侯
拜興哭肥拜稽顙於位有如二孤非禮也古者其君
後主人而拜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孔
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未知
其爲禮也廟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喪有二孤自季康
子之過也秦伯薨子其嗣魯師圍邾晉趙鞅攻朝歌
荀寅奔邯鄲孔子在陳復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
之以冉有過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說遠
者來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孔子至楚楚王大喜將封之公子申諫曰周文王百
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述三五之道明周召之業
又有群賢爲之輔王誠封之非國之福也王乃止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
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或曰接輿姓
陸名通孔子去楚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
爲仲由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
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
 復歸于陳經曰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郚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
 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
 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太子君
 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郚必聞
 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前稱世子者所
 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

瞶為未絕未絕則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
 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
 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
 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
 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
 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理也
 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
 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
 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
 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柰何宜
 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
 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
 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
 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
 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
 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
 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災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五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六

三王紀

敬王

二十九年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薨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子朔嗣逐公孫辰秦壅其君楚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馬販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曰晉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魯城西郟魯毫社灾滕侯薨子虞母嗣蔡塋其君滕塋其君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於栢人越王歸自吳坐卧飲食必嘗膽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對曰惟地爲能包萬物以爲一乃經理其國南

至于勾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鄆西至于姑蔑廣運千里則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之古之賢者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鑿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友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塋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范蠡曰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知天下之恒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辛研言於

越王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物貴極則反賤賤極則反貴貿易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越以富強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過衛季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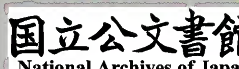
經曰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

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

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

子赤歸于楚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

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



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
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
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
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六月辛

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葬滕頃公

三十年魯城毗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寅召其
祝而責之祝簡對曰先君穆子皮車十乘惟憂德義
之不足也今君革車百乘猶患不足民之怨詛多矣
所以亡也一祝豈能勝萬詛哉寅大慙遂行過其屬
邑從者請休寅曰是畜夫也吾好音則遺我以鳴琴
吾好佩則遺我以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今

其以我求容於人矣遂去之季路問於孔子曰荀氏
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尊賢不能用賤不肖
而不能去能無亡乎晉趙鞅伐衛取中牟以佛肸爲
宰齊燕姬無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
世子也言於齊侯曰君之齒長矣未有世子若之何
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齊侯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齊侯薨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
魯叔還如齊齊葬其君晉趙鞅使尹鐸爲晉陽宰請
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鞅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戶數鞅問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愈對曰國家將興
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政而問及
小人又求賢者焉其長有後於晉矣佛肸以中牟叛
令曰從我者受邑否者烹田基進曰義死不辟鈇鉞
義窮不受軒冕蹇裳就鼎肸舍之使召孔子子欲往
季路曰由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佛肸叛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鞅平中牟論功以田基爲首基
不受而去鞅之臣尹綽郟厥鞅曰綽不愛我諫於顯

厥愛我諫於隱綽曰不質君於衆恐君之不變化也
經曰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三十一年魯城郟瑕吳復伐陳齊乞爲事高國者每
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
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
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
去之而後君定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乞與鮑

五十一
五
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夏高張聞之乘如公
戰于莊敗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奔魯魯叔
還會吳于祖楚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
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遂進師先是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楚王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
身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之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遂弗崇王攻大冥將戰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王薨於城父謚曰昭王子章嗣孟軻氏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
烏知其非有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論曰楚國敗壞於囊瓦創夷於強吳幾於亡
滅昭王之所以復國而益安強者皆公子申
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聖人

度量弘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子西如此乎
按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而封於楚及熊通
越禮僭號聖人黜之等於荆蠻文莊而後與
中國並駕齊驅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
之時中國衰諸侯放恣大夫驕橫無可告語
者而昭王獨發大論皆當於道若左右得人
其進未可量也惜也子西得君之專執政之
久曾不能輔之變楚俗匡天下憫憫然守舊
規而已故仲尼責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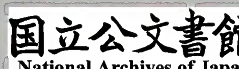
齊陳乞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出萊門逮夜至于齊

與饋者皆入遂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曰誰之
命也乞曰受命於夫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牧曰
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
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
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茶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
句竇之丘使朱毛告於乞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君
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一不匱君貳多難敢布諸大夫
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
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
下魯仲孫伐邾孔子居於衛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
夫子不爲也經曰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
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柰秋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
茶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
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

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
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
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
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
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
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
由生也然而弒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初
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
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
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
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遯
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比面
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
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十二年魯侯會吳王于鄆吳徵百牢子服何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
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何對曰晉范
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
之禮制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背本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子貢辭嚭曰國君
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
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魯季孫肥欲伐邾邾大夫
以謀之子服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爲如何惡
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
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遂
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夷鴻請告于
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一
九
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魯師遂入邾處
其公宮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歸獻于
毫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
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
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王
從之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
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使爲司成以聽政彊

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宋遂圍之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邾鄭
桓子思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駟弘帥師
侵宋經曰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

子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

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毫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

皇王九經 卷之六
能濟者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鮮矣

三十三年宋師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司城疆以歸殺之吳王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令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帥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

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齒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王伐魯公山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克東陽而進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子服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邾子齊出也鮑牧帥師伐魯取讎反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魯乃歸邾

子邾子又無道吳王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梟之

以棘使諸大夫輔世子以為政魯及齊平杞伯薨子

維嗣齊人歸魯謹及闡晉有豕人言經曰八年春王

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

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也曹伯陽好出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

因背晉而效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

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公執虞

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

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吳為邾故與師伐魯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

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

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

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

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

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

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

侵削凌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

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

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

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

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對曰取者逆詞也曰歸

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兵休爭齊無取地之罪魯無

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

入邾以邾子益來則以明歸益

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三十四年杞葬其君齊侯使孟公綽辭師于吳吳王

三十四年杞葬其君齊侯使孟公綽辭師于吳吳王

曰昔既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圍宋雍丘宋皇瑗圍之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罕達救之大敗宋遂取鄭師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吳城邗穿溝通江淮遣使至魯微伐齊經曰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三十五年邾子自吳奔魯遂奔齊吳王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魯侯會之齊人弑其君以說于壬嗣赴于師吳王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師舟師將自

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晉趙鞅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魯侯歸齊葬其君薛伯薨于某嗣薛葬其君吳王復微師于魯楚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越王將伐吳范蠡曰未可以美女西施獻於吳王王受之伍員諫不聽初吳王光起臺於姑蘇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別成建春霄宮宮妓千人起海靈館飾以銅溝玉檻作天青龍舟日與西施淫戲爲長夜之飲經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

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

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讎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

為是歸讎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

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

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悼公變而克正則

無不善之積矣故公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夏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

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

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齊則進而書人矣使

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

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

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七
 三王紀
 敬王
 三十六年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
 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二
 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
 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七
 三王紀
 敬王
 三十六年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
 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二
 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
 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七
一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待於黨氏之溝州仇呼而問戰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何忌強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行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退而蒐乘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
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公爲遇負杖入
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
也士不能死也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
于郊公爲與童汪錡往皆死焉齊師自稷不踰溝冉
求之右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衆從之冉有用矛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

師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魯人欲勿殤僮汪錡問
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
可乎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孔子還魯侯問曰寡人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
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也今欲知之亦有道
乎孔子曰君入宗廟升阼階望榑棟視凡筵而不見
其人則哀可知矣夙興視朝一物失應亂亡之端則
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晷諸侯賓來行禮揖讓
慎其威儀則勞可知矣紆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
望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則危可知矣公
曰請問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
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
爲大是故冕而親迎親之也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
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
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天地
不合萬物不生合二姓之好以嗣先聖爲天地社稷

宗廟之主君何謂巳重乎是故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公曰敢問
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巳也是故仁人
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爲大無不愛也愛人爲大不能愛人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
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何爲則民服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陳司徒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巳大器國
人逐之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吳將伐齊越王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五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于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弗聽遂興師伐齊魯侯會之齊國書將中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士三千以

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吳王歸國賜伍員屬饘員自殺盛以鳴夷投之江吳人莫不憐之越王曰吳可伐乎范蠡曰未可滕侯薨子某嗣衛世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寺人誘其初妻之姊宜諸犁孔圉怒奪其妻遂出奔宋魯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於孔子三發不應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曰求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鰥寡孤疾有軍旅然後徵之無則已其収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

美而巳是故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以丘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孔子間居四方之士前後就學者三千人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爲十哲而亞於夫子者顏子也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子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死子哭之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孟子論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居吾語女禮使女三人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夫郊社

皇三系 卷六十一
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
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居處有禮故長幼別閨門
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
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
動得其宜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
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
虛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
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

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
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
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
禮樂相示而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
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乎子曰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理謂之偏夫
夔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
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矣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
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
綴兆興羽籥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是故室則有奧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
行則有隨立則有序昔聖帝明王力此以南面而天
下平矣孔子問居子夏侍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也子曰必達於禮樂之
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子夏曰何謂五
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
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
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
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子夏曰敢

問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
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
服之喪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而
可以參於天地乎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
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
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夏蹶
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宰我問鬼神於

孔子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俵甗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魯季孫求語於從祖叔母敬姜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敬姜如季氏季孫在朝與之言弗應而入季氏入

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敬姜曰外朝者子所以業君之官職也內朝者子所以庀季氏之政也而寢門之內吾敢言乎公父文伯朝其母敬姜姜方績文伯諫敬姜曰瘠土之民勞勞則思而善心生沃土之民逸逸則淫而惡心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公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師尹維旅牧伯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共備祀事而後卽安諸侯朝修王命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攷職晝講政夕序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受業

書講貫夕復習夜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庶人明而動
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絀公侯夫人加之以
絃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愆而有辟古之制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吾冀而朝夕修我今爾乃曰胡不自安余懼穆伯之
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孫之見敬姜也闔
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閼祭悼子季孫與焉胙不受徹
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曰有
別矣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聞
之曰知禮矣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

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
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男有所分女有所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外戶
不閉是謂大同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爲己
是謂小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

子未有不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可得聞歟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嗚呼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仁之節也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

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攷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蟲螟之災人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

皇王九經卷六十七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此之謂大順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魯禘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
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曰禘者帝王之
大祭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趨趨以數
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如
是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恍惚之有乎反饋樂成薦
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

何神明之及交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孝
子將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
洞洞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
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進退必敬如親
聽命則或使之然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
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孝子之
有親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孝子如執圭如奉盈洞洞屬屬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孔子

皇王六經卷六十七
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以
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孫
問政於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
孫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孫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爲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季孫問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孔子言
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孫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
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
其喪季孫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
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
乎何有仲孫何忌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何忌子堯問孝子
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堯問季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

問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路冉有曾皙公西華侍
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
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

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
何如鼓瑟希鏗爾合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
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出曾皙後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
之大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七
十一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貢爲信陽宰子曰勤之慎之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深民盡力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牆屋固樹木茂民

不偷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清閑諸下用命令不擾也明答以斷矣宓不齊爲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稟度者五人孔子大之曰此堯舜所以聽天下也宓有才智而仁愛百姓不恐欺孔子曰君子哉言偃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問言偃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
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悼道之不行謂門弟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案魯
春秋核當世之事而加筆削焉游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也是歲洛絕于周漢絕于衛經曰十有一年春齊
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

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
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
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
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
齊人為是取讎及闐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
而齊人歸讎及闐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
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
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
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
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